

DEUTSCHE PHILOSOPHIE

德國哲學

論文集

12

7435

DEUTSCHE PHILOSOPHIE

德国哲学 论文集

第十二辑

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
《德国哲学》编委会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号

德国哲学论文集

第十二辑

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德国哲学》编委会编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校内,100871)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230千字

1992年12月第一版 199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ISBN 7-301-01997-1/B·118

定价:7.80元

目 录

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论哲学的“终极”	赵敦华(1)
语言是存在的家	陈小文(16)
从理性批判到文化批判	
——论卡西尔的思想转折	张志刚(33)
合理性——一个关系人类命运的主题	
——读马·韦伯的《新教伦理》	甘绍平(48)
论弗雷格的概念文字	王 路(58)
恩格斯对唯物辩证法的解释与卢卡奇的批评	张传湘(72)
黑格尔《逻辑学》开端试析	邓晓芒(89)
从形而上学到逻辑学	
——黑格尔的逻辑学概念初探	张志伟(102)
康德“现象”学说探究	黄见德(124)
· 国外专稿 ·	
开放的(相对的)体系与封闭的(独断的)	
体系(德文)	[德]加·格洛伊(150)
“主奴关系”在黑格尔哲学中的方法论功能	
(德文)	[日]隈元泰弘(171)

· 读书札记 ·

时空观上的一次交锋

——读《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 颜俊华(201)

· 哲学与哲学家 ·

自我介绍…… [德]维纳· 马克斯

张 慎译(212)

· 争鸣园地 ·

主体的死? …… [德]赫· 纳-多克卡尔

张志扬译(229)

名称与例外…… [法]让· 弗朗索瓦· 利奥塔

秦海鹰译(244)

· 国外哲学动态 ·

主体性哲学? —— 近代哲学活动的使命

—— 第一届国际谢林学会大会

…… [德]哈拉尔特· 科尔滕

袁 力译 朱正琳校(255)

关于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和围绕海氏其人的

争议…… 樊昌扬(263)

· 当代哲学家小辞典 ·

魏茨塞克——考尔巴赫…… 江(273)

德国《哲学研究杂志》1990 年第 44 卷

第 3—4 期要目 …… 朱正琳译(275)

本辑部分论文内容提要(英、德文)	(279)
英文目录.....	(290)
德文目录.....	(292)

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 论哲学的“终极”

赵敦华

回顾 20 世纪哲学，一个个哲学流派兴衰枯荣，一批批哲学家熙来攘往，构成了一幅幅扑朔迷离的场景。但是，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不管 20 世纪哲学史今后将如何撰写，有两个名字是不会被人遗漏的。这两位哲学家就是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他们恰似对峙的双峰，分别代表着 20 世纪哲学的两股主潮流：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和分析哲学运动。撇开他们所代表的思潮的基本分歧不论，我们将会发现，两人思想有不少相同或相近之处。特别是他们关于哲学的“终极”的思考，成为当前西方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最近出版的一本讨论这一问题的论文集有这样的评语：“很多在这里进行的论争事实上是业已反映在他们（指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引者注）著作中一些论题的回响或变种。”^①

其实，不论是海德格尔还是维特根斯坦，都没有在完全否定的意义上谈论哲学的“终极”。他们用的词不是“Ende”，而是“Vollendung”和“Ruhe”。人们通常用“终极”来概括他们的思想，意在突出西方哲学在现代所面临的危机。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也将从这一角度介绍他们对哲学的性质和前途的思考。

^① K. Baynes, etc. ed. *After Philosophy*, MIT press, 1989, p. 2.

1966年在巴黎召开的基尔凯郭尔讨论会上，海德格尔发表了《哲学的终极和思维的任务》一文。正如论文题目所表明的那样，海德格尔在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在何种意义上西方哲学已经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第二，在哲学终极之际，思维还保有什么任务？

这篇文章最初用法文发表，用“*achèvement*”表示“终极”，德文本译作“*Vollendung*”，英文本译作“*end*”。很明显，海德格尔并不是从“中止”、“没落”、“消亡”等消极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他强调，终极是一种完全（“*voll*”）的状态，一个完成了其最后可能性的终点。他说：“哲学的终极是这样一个位置：全部的哲学史都集中于它的最为极端的可能性，终极是一种完成，意味着这一集中。”^①那么，什么是他所谓的哲学的“最为极端的可能性”呢？

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的性质作了一个简明的论断：“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在对存在事物的整体和存在自身的探讨之中，区分了存在事物（*Seiendes*）和存在自身（*Sein*）。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极端的可能性。第一种由传统的形而上学体现，它把存在自身作为存在事物的依据和基础。柏拉图提出理念世界和可感世界的区别，并把前者作为真正的存在，后者作为存在的分有或影象。他是体现第一种极端可能性的传统的首创者。在此意义上，“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②。另一种极端可能性以尼采为代表。尼采把自己的思想当作柏拉图主义的颠倒，这是存在自身与存

① 见 Heidegger, *Basic Writings*, ed. by D. F. Krell,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② 同上。

在事物关系的颠倒：个别成为整体的基础，生成变为存在的依据。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具有同样的意义。海德格尔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成了哲学史的根本变革：“随着卡尔·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颠倒之完成，哲学最为极端的可能性已经达到：哲学进入了最后的阶段。”^①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史的发展已经穷尽了存在自身与存在事物关系的两个极端：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康德的先验论、黑格尔的绝对唯心论穷尽了对于存在自身决定意义的探讨；尼采的意志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则穷尽了对于存在事物决定意义的探讨。在此之后出现的哲学都不过是对上述学说模仿性的重复，失去了创新的活力。

如前所述，“终极”有集中全部成果的终点之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哲学的终点并不在自身，哲学思维的成果凝集在现代科学技术里，或者更明确地说，哲学终极于控制论的技术。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各门科学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学科。现在，科学研究对象已经扩展到过去哲学所研究的一切存在事物的领域；现代技术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它不仅大规模地改变了自然界的面貌，而且可以无孔不入地控制人的行为。控制论通过“把语言转换为信息变换”的手段，对人类劳动的安排、计划作出精确的控制。控制论集中地表现出现代科学的技术性，亦即海德格尔后期时常谈论的“表象-计量思维的操作化、模式化”特征。他在《现代科学、形而上学和数学》一文中曾经分析过现代科学的实验、量化性与笛卡儿开创的主体化哲学的数学思维方式之间的亲缘关系。他在这篇文章中再次肯定科学的假说、标准和程序来自哲学的基本范畴。虽然实证主义者企图否认、排斥形而上学的影响，但是，“哲学给予科学的出生证仍然表现在他们的科学态度之中。”^② 总而言之，以

① 见 Heidegger, *Basic Writings*.

② 同上。

控制论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凝聚着哲学思维的成果，它们把哲学所设想的可能性付诸实现，因而成为完成哲学最为极端可能性的终点。哲学的终极和科学的繁荣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海德格尔不无忧愤地谈及这一进程的性质：“哲学的终极证明了科学技术世界的控制、安排的胜利，以及适合这一世界的社会秩序的胜利。”^①

一般认为，哲学是一种纯思辨活动。那么，哲学的终极是否意味着人类将不再从事纯思辨活动了呢？海德格尔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有一种思维，它的性质既不是形而上学，也不是科学，虽然它对于习惯于形而上学传统和科学技术世界的我们来说是陌生、奇怪的，但却是可能的。它也无需今人凭空创造出来，但需从哲学史的开端把它挖掘出来。这种思维方式在哲学诞生时期业已萌芽，只不过后来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崛起并成为哲学的主流，这就剥夺了它的发展处所，遮掩了它的显现。在此意义上，这一既非形而上学又非科学的思维仍然应当是一种哲学思维。但是既然海德格尔已经把哲学等同于形而上学，我们不妨称之为“前哲学思维”。海德格尔提出的“思维在哲学终极之际还保有什么任务”问题中“保有”一词蕴含着这样一个意思：“后哲学思维”是“前哲学思维”的恢复与发扬。

发扬光大即“无蔽”。这也是巴门尼德的“*alétheia*”的本义。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已经指出：“用‘真理’这个词来翻译 *alétheia*，尤其是从理论上对这个词进行概念规定，就会遮蔽希腊人先于哲学而领会到的东西的意义。”^②于是他把它解释为“无蔽”（*Unverborgenheit*）。但是在此之后，他又倾向于用“存在的真理”代替“无蔽”的意思。在这篇论文中，海德格尔的思想似乎又回到了

① 见 Heidegger. *Basic Writings*.

②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译本，第 264 页。

《存在与时间》中坚持“无蔽”与“真理”相区别的立场，当然，这是一种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复。海德格尔曾经用“树根”和“土壤”的比喻说明形而上学和存在论的区别：笛卡儿把形而上学比作人类知识之树的根，但却忘记了这棵树扎根在存在的土壤中。现在他又用“光线”和“空域”的比喻说明“真理”和“无蔽”的区别。自柏拉图始，哲学家就已注意到“真理”与“光线”之间的联系：没有光的照耀，实体、事物、对象将不会显明，则无真理可言。于是，我们在哲学史中读到了把“善”比作太阳的理念论，把上帝颂为“真理之光”的光照论(illumination)，以及用理性之光进行启蒙(enlightenment)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是，他们却没想到：光线只能穿透一个敞开的领域，“自然之光、理性之光只在开放领域发光”^①。如果说，光照是真理的条件，那么敞开就是光照的先决条件。

海德格尔再次施展他那追溯词源的娴熟技巧，解释“敞开”与“光线”的关系。他说，两者虽然有共同的形容词形式“licht”，但意义不可混淆。“敞开”的动名词形式“Lichtung”(廓清)才是它的原初意义。“廓清”是从“植林”(Waldung)和“开垦(Feldung)两词演变而来。它的原初意义是在森林中开拓出一块空地，让光线照进来，照亮原来闭塞黑暗之处。应该强调，光线本身并不能创造敞开之地，相反，廓清出敞开的空间，才能产生光照的效应。使用形象的比喻和词源学的考察，海德格尔说明：“无蔽不能等同于真理”，它“首先给予真理以可能性”^②。

海德格尔对于“无蔽”的意义作了这样的说明：“先于其他任何东西首先赋予无蔽的是思维追寻一事物并感知它的道路”，“廓清首先给予显示的道路以所有的可能性”^③。“无蔽”本身不是思想，

① 见 Heidegger, *Basic Writings*.

② 同上。

③ 同上。

而是思维的“通道”、思维方式。思维通道也不是现成的存在，它是在好似密不透光的丛林中被开辟出来的。每一条无蔽的通道都给了我们一种重新处置和看待事物的可能方式。遥想当初的希腊人，当他们从神话世界观的桎梏下解脱出来时，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多么新奇的世界，一个多么广阔的存在的场所。然而，形而上学的兴趣以及由此而来的科学知识专业化规范了人的思维，人们的视野变得狭窄，存在场所被形而上学和科学塞满堵实；人们尽情地享受真理的效用，但却没有想到，是否有另外的通向真理的道路，是否有另外类型的真理。海德格尔重提思维的“无蔽”任务，旨在廓清一块独立于他所说的“科学技术世界”的自由空间，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为存在设计出新的可能性，让不见诸哲学的道理显现出来。并且，存在的显现不再遵守任何模式，包括《存在与时间》中设计出来的过去—现在—将来三位一体的“绽出”(Ekstasen)之动态模式。因此，海德格尔最后说：思维的任务不再是“存在与时间”，而是廓清与呈现。

二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维特根斯坦的笔记本时，看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风格的思想。维特根斯坦不像海德格尔那样旁征博引哲学经典，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引申出自己的观点。他从语言分析入手，直截了当地宣告，一切哲学问题都应消解。《哲学研究》中有这样一段话：“真正的发现使我得以按我的愿望停止从事哲学。它给哲学以安宁(Ruhe)，使之不再受产生问题之问题的折磨。”^①这句话使人想起他在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结尾处的另一句话：“哲学的正当方法固应如此：除可说者外，即除自然科学的命题外——亦

^① L. Wittgenstein,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以下简称 *PU*), 133.

即除与哲学无关的东西外——不说什么。”^①确实，维特根斯坦晚期思想较前期有重大转变，但他要消除哲学问题的主张却始终不渝。我们知道，问题是推动哲学活动的枢纽，哲学问题的消解不啻是哲学活动的停止。因此，有人认为，维特根斯坦给哲学以安宁，让哲学沉默的企图是一种“自杀性的哲学概念”。但英国哲学家赖尔却认为，关于哲学的新概念是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杰作”^②，它引起人们对哲学的对象、性质、方法和前途重新进行反思。

维特根斯坦多次说过，哲学问题是语言造成的一种思想困惑，陷入哲学问题的人好像捕蝇瓶中的苍蝇。语言是如何产生思想困惑，造成哲学问题的呢？根据他的晚期思想，日常语言是一种由用法千差万别，意义重叠交错的繁多语言-游戏构成的复杂网络，它不能被还原为简明的逻辑规则，也不能被一个或几个本质特征所限定。人们缺乏对语言整体和本质的清楚把握这一事实并不会损害日常语言的功能，正如生活在迷宫式城市的居民虽然不知道城市全貌，却能毫无困难地找到各种方便的生活设施。麻烦发生在哲学家的头脑里。哲学家的任务是对存在、世界、知识的本质进行全面的把握，而“本质由语言表达”^③。当他们用本质尚不清楚的语言表达研究对象的本质时，困惑便由此而生。

语言对思维的困惑首先是语言的表面特征对语言用法的掩盖。从表面上看，语言的形式是整齐规范的：它由有限数量的音素和书写符号组成，服从可以归纳的语法、逻辑规则。但另一方面，语言的用法却是一个个不能互相取代和还原的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说：“当语言被看待时，所看到的是词的形式，而不是词的形式所造成的用法。”^④语言整齐规范的形式对语言用法复杂网络的掩盖

① L.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6. 53.

② *Analysis*, v. 12(1951), No 1, p. 7.

③ *PU*, 371.

④ *Lectures and Conversations*, ed. by C. Barrett, Basil Blackwell, 1970, p. 2.

构成了全面把握语言本质的障碍,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的“不可概述性”。

哲学问题的根源在于,哲学家被语言形式的单一性所迷惑,他们以为语言的用法和形式是一致的,把语言的某一用法作为语言的单一本质,把其他用法都归纳为这一本质。但是,他们对哪一种语言用法是本质却无共同意见,于是各执一端,互相攻讦,导致哲学问题的争论。维特根斯坦说:“哲学疾病的主要原因是偏食,人们仅用一种例子来滋养他的思想。”^①比如,他说,唯心论和经验实在论之间争论的焦点在于哪类词的用法更重要。唯心论者的主张实质是:“意识”、“自我”这些词的意义高于其他词的意义;经验实在论者则认为指称个别事物的名词才具有这种优越性。如果人们认识到,这两类词汇各有各的用法,各有各的不可取代的作用,那么哲学家也就不会为着坚持他们的立场而争论不休了。

除了语言形式和语言用法的差异造成的困惑,科学思维的影响也是哲学问题产生的原因。哲学家为什么习惯于把语言的本质看作是单一的而忽视了语言用法之间的不可还原性呢?他说,这是出自“我们渴望普遍性”的倾向。^②科学家使用从特殊到普遍的方法发现事物的本质是有益的,正当的。但是,哲学家按照科学思维方式看待语言,企图从几种特殊用法概括出普遍的本质,就会出现以偏概全的毛病。这是因为:第一,科学概念化的语言仅仅是一类语言-游戏,它不能概括其他语言-游戏的用法。第二,哲学家考察的语言的本质与科学家在某一角度、层次、领域考察的事实的本相比较,前者更加全面、广泛、复杂,是后者的语言无法概括的。哲学家使用的科学概念化语言来指示一个无所不包的本质,这既无助于理解语言如何工作,也不能像科学那样指示事实的本质。维特

① PU, 593.

② *The Blue and Brown Books*, Basil Blackwell, 1958, p. 17.

根斯坦说：“当哲学家使用一个词，比如‘知识’、‘存在’、‘客体’、‘自我’、‘命题’、‘名称’，并试图把握事物的本质，他们必须问一问自己：这个词是以这种方式被实际地运用于语言-游戏——它的原初处所的吗？我们所做的是把词从它们的形而上学用法带回到日常用法。”^①词的“日常用法”是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包括科学语言的抽象、概括用法。“形而上学用法”从这些原初用法中抽象出来，是对科学概括语言的再度概括，结果离开了语言-游戏的背景，失去了语言的功能。用维特根斯坦的比喻，形而上学用法是“空转的机器”，“放了假的语言”^②。

维特根斯坦把形而上学用法给思维造成的混乱和困惑比作一种思想疾病，并声称他的哲学的目的是治疗这种哲学病。他开的药方包括：

(1) 消解哲学问题。注意：哲学问题应当消解，而不是解答。哲学问题是由误解语言而产生的，它们没有正确的答案。提出一个答案或反驳另一个答案只能导致新的问题。对付这些问题的方法是改变偏颇的思维方式，正确地看待和使用语言，使它们不再成为问题。

(2) 摒弃解释、推论的方法，仅仅描述语言用法。“哲学仅仅把一切摆在我们面前，既不解释，也不推导任何事情。”^③解释和推论是科学的归纳和演绎方法，应用范围是事实。哲学的对象不是事实，而是思维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也是他们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把语言意义网络描述清楚，思维方式便得以显明。

(3) “从不明显的无意义走向明显的无意义”^④。这是把语言的形而上学用法转回到日常用法的一种方法。比如，“世界是我的

① PU, 116.

② PU, 38.

③ PU, 124.

④ PU, 464.

世界”这一唯我论命题是不明显的无意义命题，它可以被转变为强调“我”这个词义重要性的命题：“‘我’不是一个人的名称。”后一命题明显地无意义，但却正是前一命题所要强调的东西，即：“我”不是一个事物名称，它可以用作一切判断的主词。（如：“这是红的。”可以被写作“我想这是红的。”等等。）

（4）达到表现的清晰性。哲学的描述并不是简单地罗列日常语言用法，它是“对我们已知东西的重新安排”^①，并通过这一重新安排把语言用法复杂网络的经纬线索清晰地表现出来。维特根斯坦说：“一个清晰表现产生出一种理解，它在于‘看出联系’，因此，发明和发现中间环节是重要的。”^②可见，他所说的清晰表现是对语言用法，因此也是对事物本质的全面把握，它把以前片面、孤立地理解的知识对象联系起来，使人看到前所未有、前所未见的东西，在此意义上，哲学就是“那些在所有新发现和发明之前的可能的东西”^③。

“清晰表现”(übersichtlichen Darstellung)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他说：“清晰表现的概念对我们有重大意义。”从否定的意义上说，只有达到清晰表现语言用法网络的境界，才能完全消解哲学问题。如前所述，哲学问题并不产生于哲学家理解力的缺陷或嗜癖的不正常，它们来自语言自身的迷惑。“我们理解错误的主要根源是我们对我们语言用法没有一个清楚的观点，我们的语法缺乏这种清晰性。”达不到这种清晰性，哲学家把握语言和世界本质的正当努力必遭失败，必然会陷入争论和问题的迷宫。反之，哲学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从肯定的意义上说，清晰表现“标志着我们给予说明的形式和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这是一个‘世界

① PU, 109.

② PU, 122.

③ PU, 126.

观’〔Weltanschauung〕吗？）”^①清晰表现是思维方式和世界观的统一。从整体上清晰地把握了语言用法的思想也是用这些语言描述世界的思想。

全面地考察维特根斯坦的“治疗性哲学”，我们看到，这种哲学不完全是否定、批判性的，更不是消极的。它同时包含着通过描述语言用法来表现我们的思维和世界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努力。尽管这种努力或许是不成功的，它却与海德格尔的思想一样，构成了一种对哲学性质和前途的新反思。

三

比较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终极问题上的观点，我们发现这两位哲家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意见：长期支配着人们思想方式的传统哲学正在终结，哲学如果要继续承担启迪和开拓人们思维的任务，它就必须改弦易辙，向新的方向发展。

他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哲学所面临的深刻危机。本世纪初，哲学家们发现了科学进步和哲学争论不休状况之间的强烈反差。无论是分析哲学自诩的“哲学革命”还是胡塞尔宣称的“第四次哲学革命”，都作出了彻底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使哲学与科学知识同步增长的承诺。但这些“哲学革命”的结局同样使人失望：老问题并未获得真正解决，反而产生出新的问题和争论。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都亲身经历了这种思想转折。维特根斯坦早期企图用逻辑分析消除哲学命题。受到他的思想鼓舞的逻辑实证主义不仅未能消除形而上学，反而被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和争论所淹没。后期维特根斯坦认识到逻辑分析的偏颇。他的目的不仅要消解传统的哲学问题，而且要消解包括他的早期思想在内的分析哲

^① PU, 122.